



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

ZHAQU GONGREN XUEHAN DE ZIBENJIA

邵之编写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

邵 之 編 写

陈惠冠插图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1964

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

邵 之 编写

陈惠冠 插图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5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 1/4 印张 29千字

1964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定价(3)0.17元

告少年讀者

亲爱的少年朋友，当你出生的时候，祖国已經解放了。你生在新社会，长在紅旗下，大概还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吧？

旧社会是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

誰剝削人？誰压迫人？是剝削階級。

誰被剝削？誰被压迫？是广大的劳动人民。

旧社会有哪些剝削階級？

剝削階級怎样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

剝削階級为什么能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

这些，你一定很想知道吧？現在，我們打算編一套书，来給你們講講这些事情。

这套书共有八本，其中四本是通过真实的故事來說明問題的，书名是：《万恶的地主階級》《禍国殃民的蔣家王朝》《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和《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另外四本，是揭露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真实故事，是前四本的輔助讀物。

这一本《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就来講講旧社会的資本家是怎样剝削工人、压迫工人的。

目 次

一、“地獄”与“天堂”	5
二、残酷的剝削	11
資本家賺錢的秘密	11
延長劳动時間	14
提高劳动强度	18
降低工人工資	22
榨取童工的血汗	23
三、野蛮的压迫	29
凶惡的工头	29
苛刻的厂規	32
隨便解雇工人	35
任意残害工人	39
武装鎮压罢工	43
四、資本家是怎样起家的	48
做买办当走狗 搜刮民財	48

做貪官当地主 收租放債.....	51
弄虛作假 欺騙顧客.....	52
五、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55
資本家的“五毒”罪行.....	57
有組織有計劃的進攻.....	61
右派分子的反黨罪行.....	63
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67

一、“地獄”与“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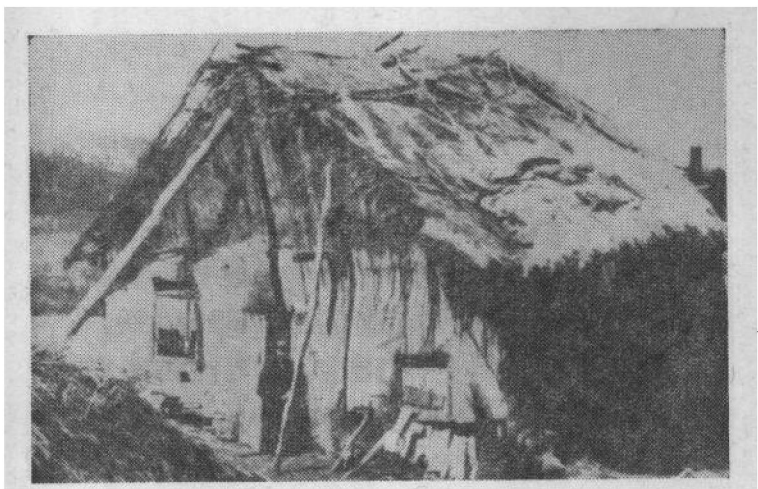
在旧社会，工人和农民一样，他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干活，可是过的生活簡直連牛馬都不如；資本家和地主一样，他們不劳动，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那时候，工人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呢？我們先听听天津第五棉紡織厂工人楊玉宗伯伯的一段回忆吧。

“我十六岁那年，在双喜紗厂做工，住在一間大工房里。大工房有四个大炕[kàng]，每个炕上睡十多个人，一共住了六十来个人。

“这間大工房，又脏又臭又潮湿。冬天，屋里冻得像冰窖[jiào]，窗戶玻璃上和墙壁上的冰花，一冬也不化。人睡在又冷又硬的大炕上，就像睡在冰块上一样。就是三九严冬，資本家也不給个火炉子。我們冻得不能睡，就互相打起‘通腿’，睡在一个被筒里。可是棉被又破又薄，个个还是冻得打哆嗦，睡不着。

“我們穿的棉衣又破又烂，寒风往里直鑽。有的工人連这样的棉衣都穿不上，只能穿单衣过冬。还有的工人連条长褲子都沒有，只能穿着褲衩去上工，两条腿冻得发紫，肿得像水蘿卜，走起路来一瘸[qué]一拐。



这是解放前黑龙江省双鸭山
煤矿工人住的破茅房

“冬天难熬，盼望夏天快到。可是到了夏天，日子更不好过。屋子里比院子里还潮湿，墙上都长着绿苔。屋子里又闷又热，一走进去，那股霉臭味直刺鼻孔，叫人喘不过气来。

“屋旁有个厕所，粪坑里的蛆〔qū〕顺着墙根爬进屋里，走路都要选着地方下脚。有时候没留神，一跨进门就把蛆踩得叭叭作响，听了都叫人恶心。到了晚上，臭虫、蚊子、虱子、跳蚤，咬得我们成宿没法睡觉。有的浑身都长了脓疱和疥疮，疮疤粘在裤子上，一动弹就给粘掉了，裤子擦着嫩肉，疼得厉害，走路都很困难。

“我們吃的，每頓只有三個糠窩頭，一小塊咸蘿卜，後來資本家連咸菜也不給了。一天干十二個小時的活，吃三個窩頭根本不頂事。而且就連這三個窩頭也不痛痛快快地給我們吃，工頭們（資本家的狗腿子）常常克扣窩頭面，拿了去賣錢，塞進他們的腰包。面少了，窩頭就越做越小，質量越來越糟，簡直像磚頭一樣硬，像狗屎一樣黑，吃下去拉屎都很困難，拉出來肛門也破了，直流鮮血。

“我們吃的、住的，真是連牲口都不如！有些工人受不了這個罪，偷着逃跑了，有些工人熬成了病。生了病更糟糕，資本家不但不給治，還用鞭子抽打，逼着去上工，有的工人就這樣給折磨死了。跑的跑了，死的死了，我們那間大工房里原來住的六十來個人，後來只剩下十多個



有的工人生了病，資本家不但不給治，
還用鞭子抽打，逼着去上工。

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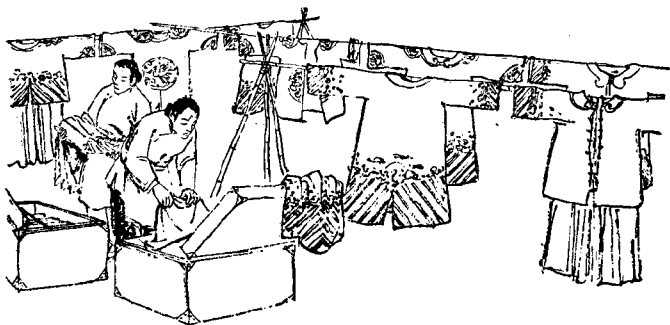
“我們把这大工房叫人間地獄。在双喜紗厂,这样的大工房一共有九間。在別的大工房里,工人的生活都跟我們一样苦!”

在旧社会,不光是天津双喜紗厂的工人生活这么苦,其他地方工人的生活,也都是很苦的。尤其是那些有妻子儿女、要养家活口的工人,过的日子就更苦了。

那么,資本家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解放以前,福建省福州市有一个福州电气电话公司,这个公司的資本家是兄弟俩,一个叫刘健庵〔ǎn〕,一个叫刘雅扶。我們看看,这一家子人的生活是多么奢侈腐化!

刘家的男女老少,穿的都是綾罗綢緞和呢絨皮毛。他們一年四季穿的衣服,一人总有几十套,有的甚至上百套。刘健庵还特地用聞名全国的苏州綉花緞子,給他的几个老婆做了許多寿衣,准备給她們死了穿。人不死,寿衣就总也穿不上,每年夏天,他們就叫佣人把一箱箱的寿衣拿出来晒。

他家吃的,什么山珍海味,不用說都吃膩〔nì〕了。他們想吃什么东西,不管花多少錢,总要弄到手。有一次,刘雅扶的侄子要在上海結婚。年三十晚上,刘雅扶派人駕着他的小汽艇,到五六十里以外的长乐县去买了新鮮海蚌,搭民航飞机运到上海,赶在大年初三給他



每到夏天，他們就叫佣人把一箱箱的寿衣拿出来晒。

侄子办喜酒。你想想看，光是他們办一次喜酒所花的錢，要抵一个工人多少年的生活費啊。

在福州城里，刘家盖了两座很講究的公館。刘雅扶还在城外建了一座豪华的別墅（別墅〔shù〕是建筑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供游玩和休养的房屋），里边設有溫泉浴池。他每天都要到这个別墅里来洗澡，休息，尽情享受。他的侄子刘景韓，嫌玩乐的地方还不够，又霸占了左邻右舍的十几亩地，修了一座花园。为了修这座花园，拆了几十戶人家的房屋，使好多人失去了安身的地方。

你看，損人利己的資本家，就是这样只圖自己享乐，不顾別人死活！

刘家的人，出門是不願意走路的。早先，他們是坐

亮轎。亮轎是一種很講究的轎子，要四個人抬。過了幾年，人力車時興了，他們就坐人力車，前面一個人拉，後面還要一個人推，為的是跑得快，好顯威風。不久又改乘馬車，劉雅扶特地從上海跑馬場買了一匹跑得很快的馬來拉車，以顯示他的闊氣。後來馬車不時興了，又改乘小汽車。另外，他家還買了一艘小汽艇，專供他們出去游覽用。

總起來說，他們的生活，不管是穿的、吃的、住的、用的，都闊氣極了！像劉家這樣的資本家，並不是個別的，舊社會里多着哩！別的例子就不多說了。我們把工人的生活 and 資本家的生活對比一下，相差多大啊！人們說，在舊社會里，工人是生活在地獄，資本家是生活在天堂，真是一點也不夸大。

二、残酷的剝削

为什么工人和資本家的生活相差这么大？

道理很明白，就是因为工人沒有錢，資本家有錢。

那么，資本家的錢是从哪儿来的呢？

是从工人身上剝削来的。

有的人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他們說，資本家出錢，工人出力，这怎么能算剝削呢？

資本家賺錢的秘密

不錯，在旧社会，工人給資本家干活，資本家給工人工資，的确是一个出錢，一个出力，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挺公平的。可是工人給資本家出了多少力，資本家又給了工人多少錢呢？这里面可就大有學問了。

举个例子來說吧：有一个工人在一家制鞋厂里做工，他每天干十个小时的活，制鞋厂的資本家給他两块錢的工資。难道說，这个工人干十小时的活，只能創造两块錢的財富嗎？不，他干十小时的活創造出来的財富，要比这多好多倍！

比如說，这个工人一天能做四双鞋，制鞋厂的資本家把这四双鞋卖掉，賺了十块錢；这十块錢，就是这个工人干一天活創造出来的財富。

你看，这个工人干十小时的活，創造了十块錢的財富，平均一个小时就能創造一块錢的財富，而制鞋厂的資本家給他的工資，一天却只有两块錢。这就是說，这个工人一天干十小时的活，只有两个小时算是給他自己干的，其余的八小时，都是給資本家白干；他在这八小时里所創造的八块錢的財富，都給資本家白白地霸占去了。这是多么不公平呀！

資本家白白地霸占工人所創造的財富，这就叫剝削。資本家的錢，就是这么从工人身上剝削来的。

也許有人会說：資本家虽然不劳动，可是工厂是他們开的呀，工厂里生产用的机器和原料等等东西，都是他們花錢买的呀。他們下的本錢大，應該多拿点利潤呀（开工厂、开矿、开商店等賺的錢，叫利潤），怎么能算剝削呢？

不錯，工厂是資本家开的，工厂里生产用的机器和原料等等，都是資本家花錢买的。可是，誰都知道，如果沒有工人辛勤地劳动，資本家下的本錢再大，机器还是机器，原料还是原料，它們自己不可能創造出新的財富来，資本家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一点利潤。何况，資

本家开工厂、买机器和原料等等的本錢，也都是剝削来的。

既然机器、原料自己不可能創造出新的財富来，而資本家自己又不参加劳动，那么資本家得到的大量的利潤，是从哪儿来的呢？毫無疑問，是从工人身上剝削来的。

也許还有人这样說：資本家虽然沒有像工人那样去劳动生产，可是他們常常为生产操心哪，有的要为生产出主意，有的还直接管理生产，也費了不少脑筋，这不是一种脑力劳动嗎？

这种說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資本家坐在那里动脑筋，就是为了想办法从工人身上尽量多剝削一些。有些資本家在工厂里走来走去，东看看，西望望，这里指指点点，那里指指点点，好像是为了管理生产，其实是在监督工人为他們更紧张地劳动，或者是指揮他們的狗腿子，去逼着工人忍受他們种种残酷的剝削和压迫。資本家动脑筋、出主意，为的是更残酷地剝削和压迫工人，怎么能叫脑力劳动呢？这完全是一种剝削的活动！

在旧社会，所有的資本家，不管是开工厂的，开矿山的，开商店的，还是开銀行的，都是自己不动，專門靠残酷地剝削工人，才能发家致富，过花天酒地的

生活。

旧社会的工人，正是因为受了資本家的残酷剝削，才十分穷苦，过着牛馬不如的悲惨生活。

那么，資本家究竟是怎样残酷地剝削工人的呢？

資本家为了自己多賺錢，就想出各种办法来加强对工人的剝削。他們最常用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時間，一种是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

延长劳动時間

在旧社会，工人的劳动時間越长，給資本家干的活就越多，資本家賺的錢也就越多。所以資本家总是想尽办法来延长工人的劳动時間。那时候，不管干多重的活，工人每天至少要劳动十二个小时，有的是十八个小时，还有的要劳动二十个小时。資本家是怎样逼着工人延长劳动時間的？工人每天劳动時間这么长，会累成什么样子呢？我們来看看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吧。

提前上班，推迟下班

解放以前，天津永茂公鉄工厂，本来規定工人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可是那时候，工人都沒有手表，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都得看厂里的鐘。資本家經